

刊頭語

「移動」是時間發展過程中普遍的現象。移動過程中人群因為種種因素而與舊有的地方切割，同時也以新的形式與移居的地方做出新的連結。本期四篇主要論文的共通主題可以用上述的移動概念一以貫之。首先，涂懿文撰寫的〈消逝的聚落：初探旗津南方聚落遷村史與中興國宅建置歷程〉即在討論因為官方在 1980 年代的高雄港區開發擴張政策，對旗津半島七柱、土地公及崩隙等聚落和居民的環境權、土地權及聚落發展產生的社會影響。其次，李明賢的〈高雄紅毛港地區地名拾遺：燒灰員、紅毛港與海汕〉則是討論遷村前紅毛港地區的舊地名，並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，爬梳上述幾個舊地名的源由及變遷原因。第三篇黃于津的論文〈日治時期高雄市原鼓山魚市場初探〉回顧日治時代哈瑪星地區兩個魚市場設置後，對於周遭地區的產業和人群活動的社會影響。最後一篇梁明輝〈從無水寮走進義民祭典與傳說事蹟〉則從一個當地故有的祭典儀式：義民祭典，探討歷史上人群互動的軌跡與文化遺緒。

人群移動的原因很多：自然環境的改變、生活方式與習性、統治管理上需要、政權轉移與更迭、官方政策等，學界除探討上述移動的原因外，另外也會聚焦在這些移動行為對當地社會文化的衝擊為何？以旗津為例，作者指出：雖然七柱、崩隙在遷村之後基本上仍維繫過去地方公廟的認同，但像原安順里的地方公廟認同強度，則因人口組成結構改變而導致認同強度改變，同樣地，遷村後新的紅毛港聚落也有這個現象，原居地的宗教祭祀圈幾乎解體，改變了原有的祭祀文化模式。同樣地，除了公廟外，原先聚落的集體記憶例如地名也逐漸消失，只存在歷史文獻或老一輩的記憶中。李明賢這篇論文指出：紅毛港的舊地名「燒灰員」源於清代中葉以來當地的牡蠣養殖，及利用牡蠣殼燒製石灰的產業，然而在日治後此種產業逐步沒落，於是造成此地名的消失。

移動的標的不僅限於人群，也牽涉到新的事物。1908 年打狗築港後，在哈瑪星船頭附近興建了湊町魚市場，隨著漁業發展，官方又在昭和 4 年（1929）興建完成鼓山魚市場，地點位於新濱町二丁目。在這篇偏向歷史學的考證文章中，作者將鼓山魚市場完成後，如何帶動周遭地區的產業發展，例如和洋雜貨業、材木業、機械業等的產業設置，以及透過戶籍資料（含當時區域及內地移民的原居地資料）透露移民如何進行移動的過程。

除了有形事物外，歷史及人群移動中也會留下來若干文化遺緒，大樹無水寮至今尚存的義民祭典則是無形的文化遺緒。11 月 15 日無水寮地區將舉辦行之有年的義民祭典，這個祭

典源於 18 世紀末的一連串歷史事件。在莊大田事件發生時，無水寮居民出兵支援萬丹人，以致於當時其他的大樹人對立，這種當時與官方、人群分類之間的合縱連橫過程，造就了無水寮舉辦稱呼為「大小公」的義民祭典的歷史背景。雖然作者稱這個祭典源自於 Ma-olau 平埔聯庄祭典——此事學界仍有不同觀點，然而確定的是：祭典再現了在地居民與區域內不同人群互動的歷史互動過程。

《高雄文獻》不止於學術性的企圖，另外也長期協同在地工作者，包含教師、地方文史工作者、社團等深入在地學校、社區或聚落的社會實踐。這期「田野現場」收錄的三篇文章，〈校園就是田野現場：「探索海青與舊城地方走讀」特色課程介紹〉、〈高雄樂仁醫院拾遺〉、〈口述歷史——左營在地的二戰記憶〉，分別從學校、醫院及左營舊聚落等三個場域去勾勒社會的歷史風貌。首篇作者曾敏泰老師結合十二年課綱社會實作與探究課程，帶領學生親自以身體體驗左營舊城，他將這種體驗稱之為「碰得到的歷史」，曾老師報導了這樣的社會實踐過程，在此分享給讀者。

「文化光影」除收錄鳳山區的高雄小故事文章外，並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的莊書豪、莊建華兩位執筆，介紹高史博近期的「大高雄歷史常設展」及若干空間調整策略背後的想法，另外，館內的「高雄研究文獻中心」則持續提供更多的高雄研究基礎史料及出版，有助提升高史博的能見度及深化研究能量。

主編

劉正元

2020 年 11 月 11 日